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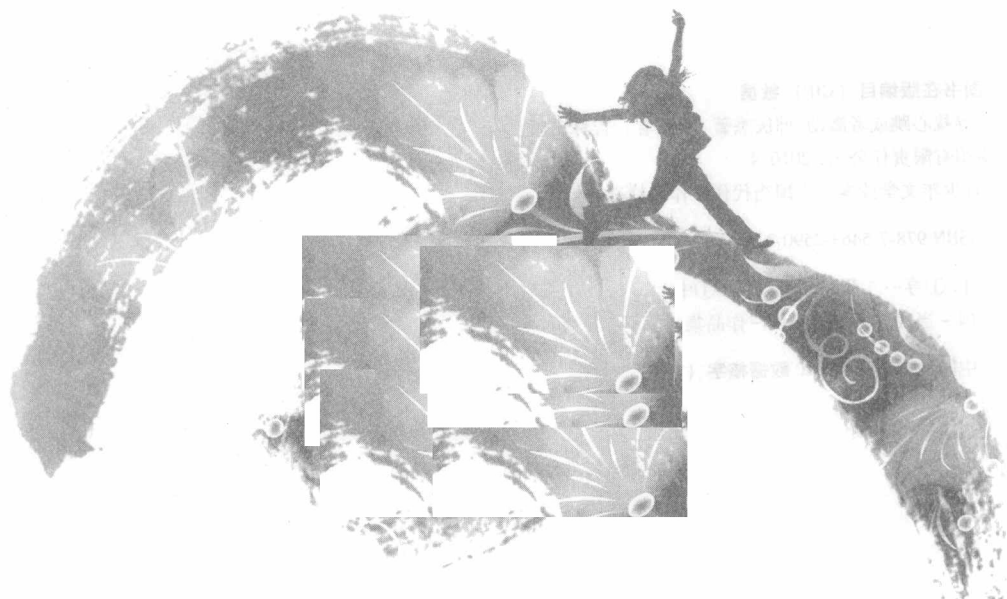


寻找心跳或者激动

邢庆杰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寻找心跳或者激动

邢庆杰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东方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心跳或者激动/邢庆杰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 4
(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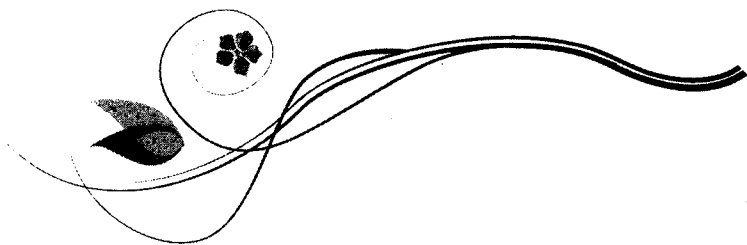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3-2590-3

I. ①寻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7862 号

书 名：寻找心跳或者激动
著 者：邢庆杰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4.75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 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 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90-3
定 价：24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目 录

河流如血	(1)
真爱无敌	(26)
盛 宴	(64)
像风一样消失	(100)
透明的琴声	(110)
证 据	(121)
家 宴	(136)
三月桃花开	(143)
梦中的山村	(152)
田园梦	(158)
寻找心跳或者激动	(178)
桃红披肩	(187)
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	(200)
四 爷	(208)
抉 择	(219)

河流如血

1

日头火一般炙烤着大地，嘈杂的蝉鸣把炎热渲染得更加富有质感。

栓子蹬着狭窄的青石台阶爬上了骇河大坝。像往常一样，他爬上了大坝最高的一个柱子，坐在了柱子顶上。一仰头，他被明亮的日头晃了一下，耳际掠过一阵异常的风啸声。栓子奇怪，今儿没有一丝风，哪来的风声哩？才半晌午的样子，日头却已经很毒了，栓子刚爬上柱顶就被晒出了一头的汗水，冲着日头的后背也着了芒刺般阵阵刺痒。栓子撩起衣襟擦了擦额上的汗，就居高临下往村长的院子里看。这次，他恰巧看到了刚刚从屋里出来的麦子。麦子是村长四牛的闺女，也是全村最俊的女子。麦子穿着一件短袖的汗衫，一条月白色的裤子，光着脚板儿，懒洋洋地来到了自家院子里。麦子走路的姿势非常耐看，不紧不慢，起伏有致，细细的腰肢很自然地摆动着，前胸随着步子微微颤动，像揣着个小活物儿。麦子走到了院子西北角上的茅房里，然后解了红红的粗布腰带——这时候的栓子是连呼吸都没有的，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——再然后栓子就再次见到了麦子圆鼓鼓的屁股，白得刺眼。然而就那么刺眼地一晃，麦子就蹲下了。虽是居高临下，但麦子一蹲下栓子就只能看到她乌黑的头发了。

这条骇河大闸不知修了多少年了，栓子小的时候就有了。大闸是建在一座大桥上的，就是所谓的桥闸一体，既可以控制河水，又可以供人车在桥上面行走。桥闸横跨在宽宽的河床上面，大闸的控制机关在离桥面高十几丈的闸顶上，是十几个黑乎乎、油腻腻的铁绞盘，每两步一个，只要拧动这些绞盘，就能提起闸门，向下游放水。从十几岁起，栓子就经常爬到闸的顶部玩耍，为这事儿，屁股不知挨了爹多少次鞋底子。大闸太高了，高出桥面十几丈，而桥下的河水，离桥还有几十丈深。大闸上面是一条窄窄的走廊，没有护栏，一个闪失掉下来，无论掉在桥面上，还是落到河里，都是凶多吉少。但栓子从小就迷上了这个大闸。逢到没事儿时，栓子就独自一个人爬上去，坐在上面看河、看水，也看脚下的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大闸是东西的跨向，它的北面，是河的下游，是宽宽的一条大河，名叫徒骇河，相传是当年“大禹治水”时疏通的九条大河之一。水面有百丈宽的样子，水面的两边是杂草茂密的河滩，有十几丈宽，河滩的两边是二滩，二滩比河滩明显高出了一丈多，每边也有百丈宽，滩上全种着玉米，从高处看去，像两条碧绿的带子弯弯曲曲地顺着河水远去，看一眼就觉得心里格外的畅快。二滩之外，就是高高的河堤了，上面筑了路，路两旁全是一搂多粗的大柳树，此刻，那儿正笼罩在一片稠密的蝉鸣中，间或也有一两声鸟叫传出来。大闸的南面，是两条大河的交汇之处，正南方的一条是徒骇河的上游，东南角上斜插过来的一条叫渭河，两条河在此交汇，形成了两条河宽的一条河面。每年汛期一过，二滩上的玉米全部收完后，河务局便让村里开闸放水，那时，整个大闸顶上一溜排开十几个汉子，每个汉子拧一个绞盘，随着汉子们的号子声，厚重的石板闸门缓缓升高，两条河的河水便如万马奔腾般汹涌北下，全部汇入闸北徒骇河的下游。那时，河面陡然加宽，河水眨眼间便会淹没河滩，涌上二滩，直蹿到河堤根儿。二滩上的野狗野猫野獾等动物如果跑不及时，便会被疯狂的河

水席卷而下，先是在浪头间时隐时现，后就被冲得无影无踪。

栓子喜欢上闸顶玩耍，开初只是好玩儿。在这大平原上，没有山呀岭的，想找个高一点儿的地界儿玩耍也真的是不容易。栓子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，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了。栓子的村子叫三里桥，在西河堤的下面，栓子上了闸顶，再爬上那个高高的圆柱子，便能把半拉村子看个仔细了。时间长了，栓子就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。比如，刘家嫂子趁李家婶子家里没人儿，偷偷地到她家窗台上的鸡窝里掏鸡蛋；再比如，村里的光棍麻老四瞄上了村长家的鸡，经常用一根细线和一根缝衣针弯成的小钩，钩上钩一个小玉米粒儿就从门口把鸡钓走了。麻老四两手揣在兜里，极悠闲地走着，想必那线就在兜里揣着，那鸡就中了邪般乖乖地在后面跟着他。不过，他看到最多的，是村长四牛串门子。村长四牛的体型属于上下一般粗的类型，个头倒不算太矮，但他身子长腿短，平时走路两条小短腿前后倒腾得比一般人的节奏快好多，但因迈的步子小，就走不快。栓子在大闸上居高临下看村长走路，几乎看不到村长的腿动弹，只看到一个粗壮的身子木偶般在街上移动。村长经常串的门子是寡妇李秀莲家和瘫子赵家兴的家，进去后半天才懒洋洋地出来，他额上的那个大黑瘡子就在日头底下发着乌溜溜的光。村长每到瘫子赵家兴家去，瘫子都自觉地抱了个木头杌子，连滚带爬地到门口去把风，有时村长在他家待的时间稍长一些，他便困得倚在门口打盹，头像鸡啄米般向下一点一点的，嘴角还会有一条长长的涎水。村长出来时，多半还会拍拍他的脑袋，把他弄醒。村子里没有什么景儿时，栓子就往东面看，大河以东下了河堤就是县城，能清晰地看到城门楼上的膏药旗。天气晴朗时，栓子有时能看到成队的鬼子兵在城门口以南的打靶场上操练刺刀，那明晃晃的光亮总让栓子在大热天里打着寒战。有一次，栓子看到打靶场南边的一排大杨树上都绑了人，足有二十多个。一排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，笔直地站在被绑的人面前。栓子正在猜他们要干什么，忽然，鬼子们都同时向前迈进了一步，明晃晃的刺刀都刺进了被绑在树上的人的胸膛！一股一股的血，像泉水般喷溅了出来！把日头都染红了。当时，栓子觉得那刺刀也刺进了自个儿的前胸，吓得他

闭上了眼睛。那天晚上，他就听爹说，村里有几个去城里赶集的汉子，被当做八路抓了起来，在打靶场上给鬼子当了练刺刀的活靶子。

栓子开始打麦子的主意，缘于去年春天的一件事情。那时，金黄色的油菜花开满了骇河两岸。骇河的二滩上是不种麦子的，因为每年的春汛时节都要开闸放水，所以二滩上每年只能种一季庄稼。但村里人不愿让地闲着，就种了大片大片的油菜。每到春天，油菜花便将整个一条河染成了金黄色。一个刮着热风的中午，栓子刚爬到大闸顶上，就被一股强烈的油菜花香熏得几乎晕眩。栓子喘息了一会儿，慢慢地爬到了柱子顶上。柱子很粗，顶上宽得足能使一个人躺下来。栓子盘腿坐在靠北的柱子边上，看见一只野鸭正从河水里钻出来，忽又受了什么惊吓，倏忽一下钻进水里不见了。栓子就紧盯着水面看了半天，却总不见那只野鸭子出来，就有些扫兴，他移动目光，眼里变成了大片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。栓子就是在这时候看到姐姐和村长的。栓子先看到了自己的姐姐果子出现在了油菜花丛里，他觉得有些奇怪，大晌午的，姐姐到油菜地里来干啥？他正想喊他姐姐的时候，村长出现了，村长是从姐姐的身后出现的，他站在齐腰高的油菜地里，栓子就看不到他的小短腿了，觉得他和正常人一样了。栓子看见村长从后面一把就抱住了姐姐果子。栓子正想大声提醒姐姐，但姐姐却一点儿也不反抗，完全是一副自愿的样子，栓子就住了口，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儿。村长抱住姐姐的同时，一个戴黑礼帽的人出现在了油菜花中。全村只有一个人不分冬夏地戴着一顶旧礼帽，这个人叫卢有财，长得极瘦，腰一弓就像一只直立起来的大虾。他是本村的女婿，原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，娶了本村老刘家的闺女后，又在本村落了户……村里有人在城里看到他和鬼子一起下馆子喝酒，就有人言传他是日本人的奸细。所以，村里人都不大和他来往。这大晌午的，他到这里来干吗呢？他家的地也不在这片儿。卢有财离村长和姐姐仅仅两丈之遥，村长和姐姐却好像没有发现卢有财，村长旁若无人地把姐姐扑倒在了油菜花中……不久，村里就有了关于村长和姐姐的风言风语，爹拿枣木镰把将姐姐的屁股都打肿了，姐姐眼含着泪水，既不承认什么，也不辩解什么。栓子虽然看到过村

长和姐姐在一起，但姐姐不说，栓子也不敢说，栓子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事儿说不得，为什么说不得，他却想不明白。十八岁的栓子有很多事都想不明白。后来，姐姐就嫁到了下游一个叫刘庙的村子，女婿叫刘大伟，那人不爱说话，让人吃不透深浅。因姐姐的名声不好，隔一段时间就要挨一次打，每次打得都还挺重。姐姐被打伤了就跑回娘家躲几天。栓子想为姐姐出气，去教训那个刘大伟，可姐姐死活不让。姐姐每次挨了打，都显得非常平静，既不哭闹也不诉冤，只是安心在家里养伤，养好伤，不等刘大伟来接，就一个人回去了。每逢这时，爹啥都不说，只是蹲在门口，边吸着旱烟袋，边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。栓子不能打刘大伟，就恨上了村长，是村长把他水灵灵的姐姐害成了天天挨打的受气包，要不，凭姐姐的长相，蛮可以在周围村子里挑拣着找的。他决定瞅机会教训一下狗日的村长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中午，栓子在大闸上看到村长去了寡妇李秀莲的家，就溜下大闸，跑到李秀莲的大门口等着。那一次他等了很久，等村长喝醉了酒般摇摇晃晃地从李秀莲屋里出来，栓子便上前把他摁倒在院子里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。打完后，村长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土，笑着对栓子说，栓子，你他妈的也成人了，懂事儿了！说完，竟哼着小曲儿，倒腾着两条小短腿，一颠一颠地走了，后脑勺上还沾着一根脏兮兮的干草，随着村长的脑袋一晃一晃的。刚刚还有些解气的栓子，这时候就蔫了，他打了村长，可村长一点儿都没生气，他没生气，栓子就觉得自个儿没能解气，狗日的村长不在乎哩，这个仇就算还没报哩。

栓子决定以牙还牙，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看到麦子之后。那一次，也是个中午，他在大闸上往村子里观望的时候，猛然就觉得村子里有个什么亮亮地闪了一下。他擦了擦眼睛，才发现那亮亮的东西在村长家的茅房里。是麦子，她站在矮矮的茅房门口，裤子都褪到脚脖子那儿了，她还浑然不觉，她正在专注地摆弄着自己的粗布扎腰带，好像在解着上面的一个死疙瘩扣子。栓子看到的是麦子的正面，由于是居高临下的角度问题，栓子只看到了两条白得亮眼的大腿，他觉得看得不太仔细，就把身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探、往前探，身子忽地悬了空，他这才觉得大事不好，手忙

脚乱地乱抓一气，总算是抱住了大闸走廊上的一根小石橛子，才没有跌下去摔成肉泥。劫后余生的栓子忽然大胆儿，也有了主意，对！把麦子扑倒在什么地方睡了。至于扑倒在什么地方，栓子没有想好，到时看吧，也许是在油菜地里，也许是在玉米地里，也许是在炕上……反正就像村长睡姐姐一样，把麦子睡了，最好也让人看见，让麦子像姐姐那样坏了名声，也嫁个穷村子里的人，也天天挨打，看村长这狗日的还能不能笑出来。栓子想到这个主意时觉得自己棒极了。但栓子始终没能找到机会，麦子平日里从不单独外出，外出时大多是跟着爹娘下地侍弄庄稼，在家时也常常有她娘陪着，不好瞅空子。

3

麦子从茅房里站了起来，那白白的身子只一闪，就不见了。麦子穿裤子的速度太快了。栓子失望地咽了口吐沫，额上有汗水淌了下来，进到了他的眼睛里，沙得他生疼。他索性把褂子脱下来，当做毛巾，在脸上、脖子上狠狠地擦了一把，登时感到清爽多了，褂子上浓重的汗臭味儿在烈日下更加浓烈了。他想，待会儿一定到河里好好洗一洗，顺便把衣服也洗了晾在河边的水草上，自个儿在河里游一会儿，衣服就会干了。栓子自小没有娘，以前都是姐姐给他洗衣服，后来姐姐出嫁了，他的衣服平时就没人洗了。但到了夏天，栓子就有了办法，他可以下河洗澡时顺便揉两把，然后把它铺在河边的水草上，一会儿就会干。每天晚上，桥下的河水里便如煮饺子般下满了人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都要到河水里来泡一泡，洗一洗。男人们在桥下洗，而女人们要到下游一个河道转弯的浅水处去洗。男人们女人们都是从小在河水里泡大的，人人会凫水，个个水性（“水性”指凫水的能力）都不差，连七八岁的孩子都能在徒骇河上横渡个来回。

栓子眼看着麦子进了屋，觉得今儿是没什么戏了，正想顺着柱子溜下去，却看见麦子的娘拿着把镰刀从屋里走出来，径直出了大门口儿。栓子内心猛地一喜：麦子娘也“下地”（“下地”是鲁北方言，去庄稼地里干

活的意思)弄庄稼去了,只有麦子一个人在家了。今儿早,栓子去自家的地里给玉米“间苗”。(“间苗”是这一片儿的方言,就是“隔一棵苗拔一棵”的意思)。玉米下种时,为了保证出苗全,每个下种的窝子都下二三粒种子,等苗儿出来了,有的出两棵、有的出三棵,就需要去拔掉多余的玉米棵子,留下一株长得最高、秆儿最壮的来拔节、抽穗、结籽,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。近几天,栓子一直在给玉米“间苗”,今儿早只剩下了点儿活尾巴,所以,很快就弄完了。他在回家的路上,看见村长倒腾着两条小短腿,拿着他那把宝贝镰刀去了玉米地。村长的镰刀全村出名,因为他那把镰刀的把儿不是木头的,而是铁管的。木头镰把在干活的时候经常掉镰刀头,在庄稼地里又找不到合适的家什,只能凑合着找个砖头什么的砸一砸、磕一磕,用不了多长时间,刀头又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从镰把上溜了下来,让人又急又气。而铁管做的镰把是和镰刀一体的,怎么用都不会掉下来。据说,这把镰刀是县城里给鬼子大队长当翻译的闫光明给他弄的,他一直当个宝贝,从不外借。每次下地,他都一边走一边把镰刀拿在手里左挥右挥的,圆圆的镰把被他打磨得锃亮。他那时节下地,肯定也是去“间苗”了。现下麦子娘一走,家里当然就只有麦子了。

栓子从大柱子上溜下来,溜到了大闸上,他想赶快去村长的家里,这件事儿他已经等了好久了。但就在这时,他忽然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响!栓子循声四处观望,见两个人影正从桥西面的河堤上向堤下冲去,他们前方不远的地方,有一个灰色的、小小的影子正像离弦的箭般拼命逃窜!那两个人影都穿着黄制服,手里提着长枪,枪刺在日头下一闪一闪的特别刺眼。其中一个跑着跑着忽然停下来,端起枪来瞄准,随着又一声枪响,一股蓝烟在那人的面前迅速扩散开来,瞬间就被明亮的日光稀释了。前面那个灰色的影子忽地蹦起了半人多高,然后跌在地上颤抖不止。哟唏……两个人都兴奋地大喊大叫着,跑过去将那只倒霉的野兔子捡起来,挑在了枪刺上。鬼子!栓子吃惊地小声嘀咕了一句。鬼子都在桥东面的县城,一般是不到桥西面来的,这两个鬼子显然是刚刚从桥上过去的,栓子只顾看麦子了,竟没有发觉两个鬼子是啥时从脚底下的桥上走过去的。但栓子已顾

不得想这些了，鬼子是来打兔子的，这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，他当下最要紧的事儿是到村长的家里去。

栓子下了大闸，猫着腰上了河堤。村长的家就在河堤下，但大门却朝西，要想走大门进去，得绕好几排房子，绕进村长家西的胡同，再经过三户人家的大门口才到。栓子不想绕圈子，就借助院墙外边的一棵大榆树爬上了墙头。村长家的墙头上长满了狗尾巴草，草非常茂密，栓子猫在墙头上，从草丛中探出一个脑袋，先扫视了一遍院子，确信院内无人，这才转过身，将前身贴在墙上，慢慢地顺着墙溜进了院子。村长家是两座房子，一座北屋，是三间，两明一暗，屋门敞开着，却看不到屋里的人。还有三间是西屋，门正虚掩着，门窗都被熏得黑乎乎的，显然是当做灶房用的。栓子贴着墙根儿，慢慢地绕到大门口，见大门半开着，就轻轻地将两扇大门对上，插上了门闩。

栓子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，窗子开着，麦子正背对着窗子，站在炕边上叠衣服呢。看着麦子窈窕的背影，栓子的心“怦怦怦”跳得厉害，好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。一种巨大的渴望支配着他来到门口，几步就跨到屋子里！麦子的身子刚动了动，还没转过来，栓子在后面拦腰抱住了她，狠狠地把她摁到了炕上！麦子锐声尖叫，谁！你是谁！快松手！一边叫着一边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！栓子抱着她软软的身子，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他大脑空空的，不知道自个儿该怎么办，只是下意识地死死地抱紧了她，把她结结实实地压在身子底下。麦子的挣扎唤醒了他的意识，他忽然想起了麦子那圆鼓鼓的白屁股，想起了那飘着油菜花香的河滩，想起了村长和姐姐……他腾出一只手来，“嗤”的一声扯下了麦子的裤子，栓子只觉得眼前一片白晃晃的亮光一闪，麦子一声尖叫，“忽”地翻过了身子，由于上衣有一部分被栓子压着，她一翻身，上衣的疙瘩绉“嘣”地一下就全扯断了，两只坚挺的奶子“突”地一下跳了出来！上身、下身，一个发育良好的女子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了栓子的面前……栓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一只手缓缓地朝麦子的奶子摸去……这时节，麦子已经认出了栓子，她大叫了一声：栓子！栓子被她的一声大喊震住了，手软软地停了下来，

麦子用力推了推他，想把他推下去，这一推，栓子再一次觉醒了，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，他将麦子重新压在身下说，俺、俺要睡了！麦子骂道，栓子！你个王八蛋！你不要命了！栓子一只手摁着她，一只手开始解自己的衣服。麦子忽然大喊，俺爹回来了！救命呀！栓子吃了一惊，他侧耳听了听，果然听到了大门口有“咣咣”的砸门声。栓子心说“坏了”，这要是被村长堵在屋里……他顾不上多想，下了炕就往院子里跑，刚跑到院子中央，“哐”的一声大响，大门被踹开了！栓子想爬墙是来不及了，恰巧他正跑到西屋门口，情急之下，毫不犹豫地推开门闪了进去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西屋内塞得满满的，除了一个灶台、一盘土炕，其余的空间全被盛满粮食的麻袋和一些锄呀、铧呀、犁呀等东西占满了。栓子就在心里骂，娘的，村长家就是富，怪不得他老是敢欺负别人家的女人。门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栓子心一紧，从门缝里往外窥视，这一看，他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大汗！进来的不是麦子的村长爹，也不是麦子的娘，而是两个鬼子，他刚才在大闸上看到的那两个东洋小鬼子，那只兔子，还挑在一个鬼子的枪刺上，兀自晃来晃去地滴着鲜血。栓子紧张得一颗心像铁锤般重重地撞击着胸口，那“咚咚”的撞击声像过节时村里的鼓声。他一只手紧紧地按住胸口，唯恐那颗心在喉咙里跳出来似的。那两个鬼子来到院子中间，左右环顾了一下，其中一个满脸胡子的胖子将手中的枪递给另一个瘦瘦的、脸色苍白的鬼子，又“叽哩呱啦”地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向院子西北角上的茅房匆匆走去，一边走着一边手忙脚乱地解着裤腰带。白脸的瘦鬼子肩上扛着一杆枪，手里提着一杆枪，两只三角眼满院子里乱瞅。

麦子就是这个时候从屋里走出来的，她已经将衣服穿戴齐整了。麦子一出屋门，猛然看见了鬼子，她的身子僵硬地停了下来，略沉吟了一下，扭转身子回了屋，她正想关门，白脸的鬼子已经跟了进去，将两杆枪随手扔在门口，拦腰抱住了麦子。顿时，屋里传来了厮打声和麦子凄厉的呼救声。

栓子想，鬼子要睡村长的闺女了，这真是村长的报应。他见另一个胖

鬼子还在茅房里，正是脱身的好机会，他打开门一步跨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麦子在呼喊他的名字，栓子！栓子！快救我呀！

刚才麦子也在呼救，可刚才她喊的是“救命呀”、“来人呀”之类的比较模糊的求救声。就在栓子要走的时候，她忽然清晰地叫起了栓子的名字。栓子停下了脚步，迟疑地向门口一步一步走了过去。这时候的栓子并没想到要救麦子，他只是被一种连他自个儿也不清楚的意识支配着，一步步靠近了门口。麦子已经被那个鬼子摁在了炕上，上衣已经被撕烂，白嫩的身子在几绺破布条子下半隐半现。鬼子正迫不及待地脱她的裤子。这时，麦子已经看见了门口的栓子，嘶哑着嗓子喊“栓子！栓子！快救救我呀”，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。白脸鬼子也发现了栓子，冲他恶狠狠地号叫了几声什么，栓子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，但从他愤怒的表情上，他看出鬼子的意思是让他滚。鬼子在号叫的同时并没有停止他的动作，“嗤”的一声，他终于将麦子的裤子扯了下来，麦子全身只剩下一件红色的粗布内裤了，两条圆润、洁白的大腿赤裸裸地搭在了炕沿上。栓子忽然觉得全身的血“忽”的涌了上来！他一步跨到炕前！他想，即使村长的闺女要被睡了，也应该是他栓子来睡，即使他栓子今儿睡不了她，也应该由一个中国人来睡，怎么也不能让他东洋小鬼子来睡。这些小鬼子大老远的来到这里随便杀人不说，大白天就敢跑到这里来睡女人，他栓子这么大个人站在这里，他竟然一点儿也不害怕，一点儿也没有难为情的意思，这也太他娘的欺负人了！他将两只手插入鬼子的两肋之下，用力一夹，就将他瘦瘦的身子提了起来！鬼子身子离了地，像离了水的鱼般头尾乱动。栓子一松手，将他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！鬼子号叫一声爬起来，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，又上下打量了栓子几眼，忽然几步退到门口，从地上捡起了一杆枪。这时，麦子已经手忙脚乱地穿好了衣服，她随手从炕上摸起一把擀面杖，递到栓子手里说，栓子，打死这个洋鬼子王八蛋！鬼子居然冲着栓子呲着牙笑了笑，用手指了指他手里的擀面杖，不屑地摇了摇头。栓子看着面前明晃晃的枪刺，头脑一阵晕眩，但他知道害怕是没有用的，鬼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今儿八成是活不成了，只能拼个你死我活了。栓子将擀面杖

高高地举过头顶……鬼子忽然“叽里哇啦”地连连摆手，他将枪横着扔到栓子的脚下，然后捡起了另一杆枪，冲着栓子亮了个拼刺的架势。鬼子的这个动作栓子太熟悉了，他在闸顶上经常看到鬼子用这个姿势操练刺刀，那次鬼子们拿活人当靶子练习的时候，用的也是这个姿势。栓子一下子就明白了，鬼子是要和他比刺刀，栓子的眼前忽然闪现出打靶场上那像泉水般喷溅出来的一股股鲜血，那包括他们村里几个无辜生命的把日头都染红了的鲜血，栓子的血沸腾起来，仿佛即刻间也会从血管里喷溅而出！他扔下擀面杖，捡起了地上的长枪。

鬼子在枪上摆弄了一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弹夹退了出来。他将弹夹随手扔在地上，然后狞笑着一步一步地向栓子逼过来！栓子手里虽然握着枪，却不知如何使用，又急又怕，脸上布满了豆粒大的汗珠。鬼子从栓子笨拙的动作中预感到了胜券在握，他并不急于动手，看着栓子和麦子紧张的样子，得意地“哈哈”大笑！鬼子的笑使栓子更加毛了，慌乱中他学了鬼子的样子，两手一前一后，将枪平端在胸前，枪刺对着鬼子。鬼子嘲讽地看了看栓子手里的枪，忽然歪着脑袋一阵怪笑，那笑既尖又利还略带沙哑，听来像锅铲钎在锅底上，十分的刺耳。麦子从鬼子的笑声中觉出了不祥，她着急地推了栓子一把，快捅他呀！还愣着干吗！说着话，她摸起栓子扔下的擀面杖，奋力向鬼子投了过去！鬼子用枪刺轻轻一拨，那擀面杖带着风声飞到了墙上，又“铛”的一声从墙上反弹回来，落到了栓子和鬼子之间的地上，颤抖了好久才平静下来。屋内的光线忽地一暗，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跨进了屋内。栓子一看，几乎绝望了，进来的是那个满脸胡子的胖鬼子，他比白脸的鬼子要壮得多，简直像一头蛮牛。白脸鬼子从栓子和麦子的目光中察觉到背后有人，下意识地扭回了头。栓子就是这时候动手的，他知道这是自个儿最后的机会了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在鬼子回头的刹那间将手中的枪刺狠狠捅了过去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这一刺刀深深扎入了鬼子的前胸，猩红的血顿时从鬼子的口中和胸口喷涌而出，溅了栓子一脸！白脸鬼子回过头来，茫然地盯着栓子看了片刻，然后一声未吭，不情愿地栽倒在了地上。浓重的血腥之气给了栓子胆量，他用袖子擦了擦了脸

上的血，重新端起长枪，大踏步地冲向刚刚进屋的胖鬼子。胖鬼子呆了一下，忽然转过身，边往外跑边大声狂喊“八路、八路……”一路狂奔而去！

4

下晌，二百多个鬼子包围了三里桥村。鬼子带着两只高大的狼狗，挨家挨户地狂搜一气，最后一无所获，便把全村近七百男女老少全部赶到村子南的麦场上。周围架起了机关枪。

烈日炎炎，人们都被晒得无精打采，大多数人都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纷纷互相打听，麦场上一时有些乱糟糟的。栓子怀里掖着一把从鬼子大枪上卸下来的刺刀，夹在人群中。他脸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心却“蹦蹦”地打着鼓。栓子还有些纳闷：不是还跑了一个鬼子吗？怎么他不直接带着鬼子找村长算账呢？

一听枪响，麦场上顿时静了下来。

栓子一眼认出，朝天开枪的是鬼子的翻译官闫光明，他是邻村马庄闫大财主家的少爷，原先在省城读书，后去日本留学了几年，回来，就给鬼子当了翻译官。马庄和三里桥仅一地之隔，两村的亲戚关系又错综复杂，所以，三里桥村大部分人都认识闫光明。闫光明吹了吹枪筒上的蓝烟，清了清嗓子，放大声音喊道，乡亲们！咱都是喝一条河的水长大的，我就给大家直来直去地说吧！今儿上午，有两个太君进了咱们村子，一直没出来，我们山本太君呢（他指了指身边站着的一个瘦瘦的、年轻的鬼子军官），也不想太难为大家，只要把人交出来，太君说了会既往不咎，如果交不出人来，就得赔上全村七八百条人命呀！我劝知情的人不要因为自己害了全村父老的命呀！

麦场上又骚动了起来，人们对这从天而降的灾难有些无所适从。栓子紧张地想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向鬼子承认自个儿杀了一个人？那自个儿这条小命不就完了吗？缩在这里装蒜种？那鬼子要是发起火来，会把全村人

都杀光的。栓子听人说过，下游十几里的刘里堡，因为窝藏了几个武工队的伤员，全村三百多口人全部被鬼子射杀在麦场上，鬼子怕人死不干净，扫射完后又在每个人的尸体上插了几刺刀……

这时，村长拨开人群走了出来。村长本想大踏步地走出来的，但因为他的腿实在太短，只能抬脚时做出大踏步的样子，落脚时却只能往前跨很小的一步，这样他的动作就有些滑稽。他径直走到闫光明的面前，铁青着脸问，闫翻译官，是哪个龟儿子看见太君进了俺们村的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？

闫光明双手一摊说，村长，这是太君的事儿，我可做不了主，我就是个传话儿的，你最好呀，是把人给找出来，那样麽事儿也好说，如果找不出来，我可救不了你们……

你少他娘的废话，你们搜也搜过了，什么证据也没有，想杀人就杀呀！你们还是不是人？

闫光明“嘎嘎”地笑了两声，那表情比哭都难看，他拍了拍村长的肩膀说，爷们儿，你傻了吧，日本人杀人的时候讲过证据，他们连他娘的天理都不讲，还给你讲证据？快把人交出来吧，别说没用的！

那个叫山本的鬼子军官好像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冲着闫光明大吼大叫，言辞激烈地“哇啦”了几句什么，闫光明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。他转过身来对村长说，太君说了，限一刻钟内把人交出来，要不，就要机枪扫射了……

闫光明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麦场上的人们几乎都听到了。人群再次骚动起来，有人骂闫光明当汉奸狗仗人势；也有人骂是谁这么缺德，做了事儿不敢认账，让大伙儿都跟着受牵连；还有人说这鬼子真要是进了咱村，肯定是被谁宰了，要不咋就没找到人哩；当然，大部分人都在猜测，这事儿是谁干的哩？咱村也出了抗日英雄了？

山本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金灿灿的怀表，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，又放回怀中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麦场上的空气更加压抑和凝重，并逐渐恢复了安静。人们都在热辣辣的寂静里伫立着，连麦场后面树林里的蝉也停止了鸣